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章玉植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

明 馮琦馮瑗 撰

臣類三

功臣十三則

漢司馬遷高祖功臣年表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閲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

妥及苗裔始未甞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

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

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内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

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内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衛青傳贊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倣此意其為將如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禄沈跡中鄉飛名帝籙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

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繆綢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内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

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
覽彌翼鳳戢託跡黄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
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奥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擒
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以足離項于懐格人
乃謝楚翼實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
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
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濵還定渭表京
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

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洲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絶楚彭越觀時發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眈眈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作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元凶既夷寵禄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

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
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肆王信韓孽宅土開疆
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戀我皇跨功踰德祚
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為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
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
勳肅親祚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濆安國違親
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
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

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嘆雲驚靈
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吕以權
滌穢紫宫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
古所難聲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
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顔誚項掩淚寤
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
攄武墉城六師實因克荼禽豨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
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成

有計頴隂鋭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
響髙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愜愜廣野誕
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
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説之
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
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實敬攸考抑
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

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彦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辨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

可凌貞軌偕没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命雖
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
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於興利
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頀錯音袞龍比象明明
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
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安帝續封功臣詔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絶
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

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肇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絶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别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兹遺功焉於是紹封晉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絶國者皆紹封焉

范曄功臣論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

宿末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伯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

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懐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

則其敝未逺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髙秩厚
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
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寛科
完其封禄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昔留侯以為髙祖
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
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
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
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

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條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晉惠帝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石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宫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于摧枯

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竭力之効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十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制書奏弗納

傅咸為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

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勳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

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

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衢術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皆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欻摩天

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令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怒亮不納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以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

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内賊歡問内賊為誰弼曰諸勲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勲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

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髙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論平陳事熲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熲問方畧於李徳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説熲曰今歸功徳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虛行矣熲又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

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龎晃等短高熲帝怒皆黜之親禮愈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唐太宗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

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
煙閣

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
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
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
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
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
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讎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奉素道不與人為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

居功二則

漢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

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名入至於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名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

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豪强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

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

訟功十六則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令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

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貉勃可貉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别且其志欲為不善内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懐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

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

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

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户

漢欒布為梁大夫使于齊未還高帝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于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

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從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于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功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

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討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令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葢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

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社
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
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
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
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
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
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吾丘壽王驃騎論功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將軍之德曰士或問於

大夫曰側聞强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内愁怨以喪其國漢興七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提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内晏如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内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幷海内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絶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

浥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潦門户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兹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博陽侯丞相丙吉薨子顯嗣後有罪削爵為關内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

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旣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

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
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
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内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
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
吉謙讓不敢自伐删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
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
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
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内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

先人功德

谷永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内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

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

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書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户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

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寃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蓄又無

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曽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

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

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范升為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屛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

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光明漢道襃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

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雒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

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覺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

朱勃訟馬援書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横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口在内微過輙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

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

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㨗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㨗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絶地不生歸哉惟㨗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誣罔之讒

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

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

習隆乞立諸葛亮廟表

臣聞周人懐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

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魏武荀彧功表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

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懐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埶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饑軍深入踰越江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戸邑

晉盧諶理劉司空表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勠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吕郎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剌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獘到官之日遺戶無幾

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懐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琨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逆寇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

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幷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郃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

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潞密宣此旨求詔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懐顧望留停滎部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潞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懐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

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
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没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
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
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
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
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
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
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

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横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無述䕃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跼蹐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猶不為之况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竪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闗

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纎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

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現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闗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現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顧榮卒于官晉王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

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
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賢愚計
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
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奸
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
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嚮應荷戈駿奔其會如
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逋
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

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嘆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為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絶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

隆也方之于齊彊弱不同優劣亦異至于齊府叅佐扶義助彊
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寀謀為方面盟主
功高元帥賞畢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
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
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元

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為王渾所譖毁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
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秦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啟祚輔

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虚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

段灼追理鄧艾疏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恊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輔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凜凜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

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區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淩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又固足以

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搆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叅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懐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

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嘆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絶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寃酷皆為之立祀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寃魂於黄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

巡察十一則

漢薛宣論部刺史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

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徳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成帝嘉納之

靈帝時賈琮為兾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逺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

風自然竦震其諸藏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慶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

晉劉頌受詔疏　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

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横肆豪彊横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令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頬筆下吏縱姦

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
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
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
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
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
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倒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為政
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為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

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令舉小過清議益穨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

在犯尤而謹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唐太宗遣大理御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

數百千人

中宗選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馬懷素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

睿宗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隱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

盧補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大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玄宗時京畿都畿關内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劒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使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或上言按察使徒

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明皇命名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宋黄亢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覲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

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綱
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
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
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顯悉統
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而已
矣今夫用錢穀之職總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
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
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貢

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為是邪為非邪

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蔵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張昷之等首被兹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

遡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罪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揜蔽惟廵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御史二十則

漢順帝選遣八使狥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靈帝時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東晉成帝時趙主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

虎髙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陳安城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文帝為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唐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

段寶玄疑而奏之高宗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高宗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

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高宗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高宗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户

高宗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宫制度壯麗上陽宫臨洛水為長廊亘一里宫成高宗移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弘機坐免官

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

付法司高宗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先是李

嶠崔玄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睿宗曰鷹搏狡免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明皇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為歙縣丞

肅宗時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

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憲宗時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無敢言者又稹

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
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
敬宗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
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
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宋仁宗時韓絳奏孫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覩方
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

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

充鞫其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脩賈黯復求郡补言近日正士端人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謟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張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仁宗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恃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黃治為中丞直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嘗奏

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孝宗深然之治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元世祖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

者上議欲以行臺隷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明宗諭臺臣曰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爾布達嘉勒斡二人恊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

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伯勒齊爾布哈嘗與阿嚕圖謀擠托克托阿嚕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伯勒齊爾布哈屢以為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嚕圖曰我博爾濟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

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嚕圖博爾濟四世孫也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